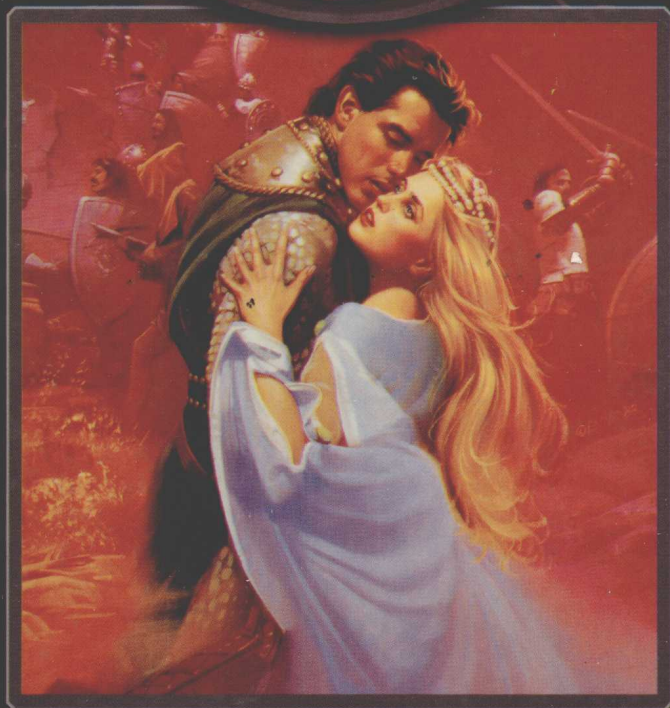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世界野史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野史

(第十一卷)

吉林摄影出版社

目 录

- 袁世凯的饮食起居 (3341)
贝多芬打官司 (3343)

社会万象

- 萨德侯爵的丑行 (3354)
奇特的快乐 (3359)
情场上的自白 (3364)
阴毒的盗马贼 (3366)
女毒魔 (3372)
男扮女装 (3379)
争认丈夫 (3380)
妻控夫 (3381)
吴中女子遭不幸 (3382)
妻子的自愿 (3382)
买珠宝 (3383)
寄宿舍 (3385)
行骗诈财的江相派 (3393)
上海滩十大霸 (3396)
偷天换日的上海扒贼 (3399)

风尘轶史

- 从舞女到女谍 (3400)
- 艺妓阿吉 (3403)
- 女妓女贼女尼 (3404)
- 阿政的戏剧 (3413)
- 日本恶女人 (3424)
- 谁敢爱她谁就倒霉 (3434)
- 巴黎的交际花 (3441)
- 影响历史的风尘女子 (3448)
- 贞德逸事 (3455)
- 导演南美最残酷战争的女人 (3463)
- 引发国家动乱的叛逆女人 (3471)
- 流行“艺”院 (3474)
- 跳板船 (3475)
- 余来船 (3476)
- 秦淮名妓花小琴 (3478)

奇风异俗

- 近代欧洲的色情作品 (3511)
- 凯特·汉密尔顿的“沙龙” (3515)
- 修道院与“不羁者” (3520)
- “爱之家”的魔法 (3527)
- 言婚 (3529)

央媒	(3530)
极日	(3530)
过礼	(3531)
哭嫁	(3531)
结婚	(3532)
入洞房	(3532)
去秽礼	(3534)
旧裤带	(3535)
婚礼搜趣	(3539)
女性美容术	(3543)
闹洞房	(3547)
叔接嫂	(3566)
求婚的风俗	(3567)
借妻和易妻	(3573)
狂欢节的动荡	(3575)
充满精灵的太平洋岛	(3581)
躲避女人	(3585)
土著人教你玩“飞去来”	(3589)
塔斯马尼亚	(3592)

现代野史

政要传奇

罗斯福与埃利诺	(3596)
党首爱情之谜	(3605)
与朋友妻子的暧昧	(3609)
里根的婚恋	(3616)
月有阴晴圆缺	(3619)
草莽浪漫曲	(3625)
汪精卫香港移情	(3631)
勃兰特的奇情之恋	(3634)
基辛格的女秘书	(3638)
各得其所	(3638)
联合国大会上的可笑举动	(3639)
强盗逻辑	(3640)
小木屋里的总统罗斯福	(3641)
斯大林大转变	(3651)

袁世凯的饮食起居

袁世凯(1859—1916)的饮食起居,一年四季都有一大刻板的规矩。

他每天早上六时起床,漱洗,六时半吃早点。早点总是吃一大海碗的鸡丝汤面,七时“下去”(当时住在居仁堂楼上,所以称上、下楼为“上来”“下去”)。他缓步下去的时候,总是拿着那根藤手杖。这时就听得“梆、梆、梆”的声音,最后又听到他发出一声“哦”,像咳嗽而又不像咳嗽,这才算完成了他下楼的“仪注”。

在彰德时,有一次四公子克端偷偷跑到养寿园的池塘里捞鱼,正捞到兴头上,猛然听到岸上哦的一声,吓得他心惊肉跳,等一回头,却是五弟克权在故意捉弄他。第二天,他又照样去摸鱼,同样又听到哦的一声,他认定是五弟又在捣鬼,便喊了一声:“好你个老小子!”不料,这一回真的是老爹袁世凯。袁世凯叫人把克端拉上岸,不由分说,用棍子饱揍了一顿。

袁世凯每天下楼后,就到办公室办公、会客。十一时半吃午饭。他所用的碗、筷、布碟,都比其他人用的大些、长些,所吃的菜,不但花样经久不变,而且摆的位置也从不变换。例如,他最爱吃清蒸鸭子,那么,在入冬以后,就每顿必有这个菜,位置一定要摆在桌子的中央。又如,肉丝炒韭黄一定

要摆在东边,红烧肉摆在西边。只要不换这两个菜,位置就固定在一东一西。

他吃鸭子的时候,最喜欢吃鸭肫、鸭肝和鸭皮。他用象牙筷子把鸭皮一掀,一转两转,就把鸭皮掀下一大块来,手法异常熟练。他还爱吃三姨太做的高丽白菜。做法是:剥去一棵白菜外边的菜叶,将它的嫩心切成四段,每段的中间再夹上梨丝、萝卜丝、葱丝、姜丝。袁从不吃咸菜、酱菜,因此饭桌上就永远看不到这类小菜碟,有的只是二姨太做给他吃的熏鱼。

袁世凯所吃的主食,也是经久不变的。每顿除了馒头和米饭以外,一定要准备好几种稀饭,大米的、小米的和玉米糝儿的,夏天还多加一种“绿豆糊糊”。这是一种河南人的饭食,是用磨碎的绿豆熬成的“糊糊”。

袁世凯不习惯吃西餐,也不信西医。他常常一把一把地将人参、鹿茸放在嘴里嚼。袁世凯就是吃饭,也离不开参茸这类补品。

有一次,一位官员看见袁吃饭,菜式极简单:鲫鱼两尾,大馒头一个,米糊一碗。袁取调料投入糊中,搅拌而食。这位官员说,大总统饭食简单,值得全国官员效法。谁知旁座的知情人开口了:你不要单看是鲫鱼两尾,那是洪河鲫,和黄河大鲤鱼齐名,都是河南的名产,肥鲜嫩滑。由河南远道运到京城,保持色味不变有绝招。先在箱里装满未凝的猪油,将活鱼放入油中,鱼窒息了,猪油也凝结了。这样和外间空气隔绝,色味不会变,这才装运。至于袁所食的调料,既不是

胡椒粉,也不是姜末,而是东北上等鹿茸研成的细末。鹿茸调入米糊中,既是食补,也是药补,最为方便。袁五十开外,靠它内应列屋娇宠,外应国家大事,才能够龙精虎猛。于是在座各位恍然大悟。

贝多芬打官司

1815年11月,贝多芬的弟弟卡尔因病去世了,留下妻子约翰娜和儿子小卡尔。一直独身的贝多芬对年仅九岁的侄子怀有深厚的感情,而对他的母亲则是另一回事。

约翰娜是典型的维也纳市民,她头脑简单,心胸狭窄,喜欢玩乐,精神境界谈不上高尚。在贝多芬看来,根本不是一个理想的女子。弟弟的婚事当初就遭到他的强烈反对,因为这个弟媳,贝多芬和弟弟的关系也常常很僵。

贝多芬认为约翰娜这样的人不能很好地照料和教导小卡尔,决心亲自承担起父亲的责任,为此他卷入了长达数年的诉讼。弟弟在世时,贝多芬请求他把孩子的监护权交给自己,而卡尔在这件事上动摇不定的态度引出了后来的纷争。1813年,卡尔立下遗嘱,指定路德维西·范·贝多芬在他早亡的情况下为小卡尔的惟一监护人,然而1815年他将此条改为:“除我妻子之外,我指定哥哥路德维西·范·贝多芬为共同监护人。我衷心爱戴的哥哥一向怀着真正的兄弟之爱,给予我最宽宏大量、最高尚无私的支持,因此我无比信赖他崇高

的心灵,并且充满信心地希望,他今后在我的儿子卡尔身上也能施予过去常常给我的爱和友谊,并为我儿子的心灵教育和今后发展尽心竭力。”

贝多芬根本不想承认弟弟确定的共同监护权,在卡尔去世不久,他请求下奥地利州法院宣布遗嘱无效。他提出,由于约翰娜夫人曾因侵吞钱财受到过维也纳市参议刑事法庭审判,没有享有监护权的资格。1816年初,法院同意了他的请求,指定他为孩子的惟一监护人。

贝多芬的心愿终于实现,在感情和道义上他都感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满足,他迫不及待地四处写信告诉亲近的朋友。在给峨多蒂夫人的信中叙述得尤为详尽,对孩子父亲一般的疼爱溢于言表:

我弟弟的去世使我悲痛万分,然而后来,为了把我可爱的侄儿从他道德败坏的母亲那里解救出来,我作了巨大努力,这件事办成了。只是迄今为止,除了送他上学之外,我还不能为他做更好的事,就是说,宁可让他离开我,把他送到学校去,也不要一个做父亲的拐弯抹角地爱怜和关怀他的孩子,因为我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父亲;另外,为了能更快更有力地对施加影响,我也反复思索,如何才能更亲近于这个忠实于我的宝贝。

就这样,贝多芬把侄子托付给了一所专为贵族子弟开办的寄宿学校,他认为这是对他最好的安排。而刚刚失去丈夫的约翰娜眼看儿子又被夺走,她为了使心灵得到一点安慰所能做的只是偷偷去学校看他。这个小市民母亲的影响与贵

族学校的要求发生了矛盾,学校认为孩子学习成绩不理想和行为举止不够文雅都是母亲造成的,因此他们向贝多芬抱怨约翰娜夫人来得太频繁了。贝多芬立向法院提出新的请求,规定约翰娜只有在贝多芬同意的情况下才能看望自己的儿子,这个请求得到了法院的同意。

一切都照贝多芬的愿望安排妥当,他终于又可以安下心来创作了。1816年4月,他完成了声乐套曲《致远方的爱人》作品第98号,从音乐中可以感受到贝多芬的欢愉心情。

不过虽然获得了侄子的监护权,不久贝多芬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他对侄子的前途抱着极大的期望,为他的成长制订了庞大的教育计划,然而对现实生活缺乏了解的贝多芬没有想到,这个教育计划所需的费用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为此贝多芬通过法院要求小卡尔的母亲承担一部分儿子的教育费用,最后双方“根据法庭判决声明,为了教育和抚养她的儿子卡尔,约翰娜每年向卡尔的监护人交纳钱款,一年四次,每次提前交付,款额至少是约翰娜·范·贝多芬夫人从国库中领取的养老金的一半,包括补助费和其他各种名目的收入”。达成此协议的时间是1817年5月10日。

现在约翰娜不仅失去了对儿子的共同监护权,根据贝多芬的意愿,每月只能有一次看望儿子的机会。而且还要从丈夫的遗产中拿出大笔金钱来完成贝多芬制订的教育计划。这个女人虽然见识短浅,爱子之心并不亚于任何一个母亲。她不再遵守法院的判决,一有机会就偷偷地跑去看望儿子,贝多芬为了让卡尔摆脱她的影响,把他从学校接回了家,请

来一位宫廷教师给卡尔上课。这是贝多芬和侄儿第一次朝夕相处,然而似乎俩人在日常生活中就不十分融洽。

1818年夏天,贝多芬像每个夏天那样在郊外租了一套房子,只不过这次他不是只身前往,而是带着小卡尔。约翰娜为了见到儿子,特意在附近的维也纳新村住下来,并买通了贝多芬的管家和侍女为她通风报信。这时贝多芬正在创作《钢琴大奏鸣曲作品第106号》,他常常要外出散步以启发灵感,常常很晚才回家,这就成了约翰娜的可乘之机。每到这时,管家会把孩子的衬衫挂在窗口,一个小伙子就跑到约翰娜那里说声“空气纯净”。这样卡尔的母亲几乎每天都去看他,还教他说谎,这对卡尔的成长产生了消极影响。终于有一天贝多芬提前回家,在家门口撞见约翰娜,可以想象骗局揭穿后贝多芬如何怒不可遏,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倒霉的管家和侍女也被解雇了。难怪贝多芬后来在谈到此时创作的大奏鸣曲时说:“这首奏鸣曲是在令人烦恼的情况下写成的。”

贝多芬感到被所有人欺骗,十分痛苦,对约翰娜更是恨之人骨。在给史特莱策夫人的信中,他倾诉了自己的不幸:“卡尔有错,但是——母亲——母亲——甚至一个坏母亲也始终是母亲。——就是这一点而言,可以原谅卡尔,尤其我可以原谅他,因为我看透了他那个感情强烈而又诡计多端的母亲。这件事伤透了我的心,我无法在休养了。”但为了卡尔的名誉,贝多芬还嘱咐道:“您不要外传,因为要是传出去,别人会错怪他的,只有我知道这里的每一个细节,我可以为他

作证,他是受了别人最可怕的诱骗。”

但是,认为在此期间创作的大奏鸣曲仅仅是对这种令人烦恼的情况的反映是不妥当的,不过,可以说是他净化精神的方式。乐曲开始时强烈而鲜明,和声非常丰满,然后充满渴望、柔情和思念的主题出现了,随后消失在一连串阿拉伯风格的轻盈而流畅的装饰音中,力度渐渐地发生变化。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对比,前者强硬而愤怒,后者亲切、温柔而富于表情,这种矛盾冲突贯穿了整个乐章。慢板乐章十分优美,可以说是贝多芬最美妙的自由幻想之一,他把含而不露的感情和高超的技巧结合得天衣无缝。终乐章出现多次调性变化,充分利用了和声的多种可能性,创造出一个情绪激昂的结尾。整个作品把紧张的矛盾冲突、高超的钢琴技巧和结构自由的多种曲式溶为一体,这在贝多芬的钢琴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

卡尔的母亲并没有就此罢休,1818年秋天,她依靠担任宫廷秘书的叔叔在法律上的指点,向下奥地利州法院提出申诉,在被驳回之后,又对这个只负责贵族诉讼案件的法院的权限提出控告。通过考证,法院认定贝多芬姓氏中的“范”并非贵族头衔,因此案件被移交维也纳参议院审理。贝多芬认为自己才能过人,又与维也纳上流人物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决不应该被打入另册。所以他感到非常气愤。辛德勒写道:“这件诉讼案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审理后,据说是由于对方律师的告发,高级法院注意到,附在荷兰人姓旁的‘范’这个词并不表示贵族称谓,由此推断,贝多芬并非出身于贵族之

家。因此,高级法院无权审理这件诉讼案,并要贝多芬为他的贵族身份提供证明。在规定的日期,贝多芬亲自出庭,指着自己的脑袋和心脏说,他的贵族称号就在这里和那里。然而,迄今为止,无论在奥地利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没有审理这种贵族称号的机构。因此,下奥地利州法院只能把这件诉讼案移交给维也纳市参议院继续审理,那里正是对方律师玩弄阴谋诡计、制造趣事逸闻的理想之地。这次诉讼使贝多芬怒不可遏,因为他把这看成是他从未蒙受过的奇耻大辱,看成是对艺术家的侮辱与蔑视,而他对此又无法申辩。从此以后,这个印象就一直活生生地留在他的脑海中。”

这件事对贝多芬的困扰从 1819 年初他给鲁道夫大公的信中可以看出,在这封信中他写道:“不久以前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家庭纠纷,使我有一段时间完全失去了理智。”

维也纳市参议院既希望帮助约翰娜夫人得到她应有的权力,又不想使贝多芬丢面子,于是他们建议贝多芬主动放弃监护权,而由参议院指定法定监护人。这个时期贝多芬的朋友也纷纷给他献计献策,在几家出版公司担任记者和编辑的卡尔·约瑟夫·贝尔那德在与贝多芬讨论如何选择监护人和卡尔应上哪所学校时在谈话簿上写道:“选择一个人当监护人的关键在于他无论在道德方面;还是修养方面都能获得您的完全信任,而且您能在这件事上始终与他保持友好的关系。如果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那么我认为,您宁可要库德莱西,因为与吉阿那塔西奥相比,他给卡尔的影响更好。”库德莱西是维也纳市郊一所学校的校长,看来贝多芬的确考虑

了贝尔那德的建议,把卡尔送到库德莱西的学校里学习了几个月,但为了摆脱约翰娜的影响,贝多芬想把卡尔送得更远些。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与巴伐利亚州神学教授约翰·米谢尔·塞勒取得了联系。因此贝尔那德继续写道:“显然,您已经十分劳累,如果您要休息一段时间,我看您还是任命一位监护人为好,就像您昨天考虑的那样。如果可以把孩子送到兰茨胡德的塞勒那里,无疑是上上策,因为当您知道他在最可告的人手里,您会完全放心的。”另一个朋友,商店会计费朗茨·奥利瓦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市参议院以后可以叫您把他领回来。他应该摆脱母亲的影响,受到严格的管教。但是,一切要办得巧妙些,因为一旦出现纰漏,这个泼妇会在这里大闹一场,您知道,这样一切就会前功尽弃。”最后贝多芬接受了贝尔那德的建议,在诉讼案审理期间把卡尔暂时送到库德莱西那里。关于监护人的人选,贝多芬选定了一位很有声望的维也纳人,音乐之友理事会理事和该会合唱团成员图舍。三月二十六日法院开庭,图舍接受了监护权。

1819年春天,贝多芬把卡尔送到库德莱西那里,临走前他亲自为孩子操持着一切。在他的谈话簿上记着为卡尔做新衣服所需的布料和手工费,还断断续续写着“卡尔的薄饼……糖罐”。一个平日不拘小节的男人表现出母亲般的细心,不能不令人感动。

约翰娜还是抓住一切机会挑拨贝多芬和卡尔的关系,她对库德莱西学校的教学吹毛求疵,百般挑剔,指责贝多芬为卡尔所做的安排不够好,甚至提出应该把孩子送到皇帝和国

王的寄宿学校去,理由是卡尔对他现在学校的课程不满意,她为此给库德莱西写了信。当贝多芬向卡尔询问情况时,卡尔在谈话簿上写道:“冯·库德莱西先生领我出去,以便我能向他说明真实想法,他要我回答他的问题,怎么想就怎么说。”然后他写了上课的情况:“我们的数学老师就是冯·贝尔那德向您推荐的那位。他的课上得非常好。他才讲了三课。”卡尔又告诉贝多芬下午上课的内容:“阅读课,地理,历史,数学,物理。钢琴作业,自由活动到九点。……晚上我可做作业,随便做多久。”看来事实并不像约翰娜说的那样。

但是,尽管贝多芬和约翰娜似乎都是在为了卡尔的前途着想,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个十二岁的孩子被他们左右摆布,实际上成了两个成年人彼此的牺牲品。

母亲和伯父的纠纷使卡尔学习成绩下降,甚至品行不端,贝多芬不得不考虑为他换一所学校。5月5日贝多芬记下了一份广告:“约瑟夫·布列席林格儿童学校,地址在约瑟夫城科特科伯爵大院,二十六号,前埃尔毛勒学校。”该校采用了瑞士教育家约翰·海因利希·佩斯塔罗其的教学方法,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后来贝多芬就选定了这所学校。

后来的事实证明,布列席林格学校对卡尔来说的确是最合适的教育场所。他在那里学习了四年,1823年成功的通过毕业考试,取得了上大学秘须的高中文凭。

1819年夏天,贝多芬来到乡间创作《庄严弥撒》,约翰娜利用这个机会经常与住在学校的儿子见面,贝多芬对此非常气愤。市参议院开始研究擅自称自己为监护人的呈文,九月

十七日作出宣判：“鉴于申请人先生完全排斥孩子的亲生母亲，要求重新接受迄今为止的监护人——市参议员玛蒂亚斯·冯·图舍先生所放弃的对上述被监护人的监护权，本院不能同意，更何况这位母亲是被监护人的法定监护人。本院委派本市有争议财产暂行保管人立奥浚德·努斯伯科为共同监护人。”判决中还明确指出，贝多芬在体力和道德上都没有行使监护权的能力。

就这样，贝多芬被完全排除在卡尔的事务之外，处境对他非常不利，这迫使贝多芬开始进行周密的考虑，不再莽撞行事。通过辛德勒的介绍，贝多芬认识了一位很有名望的律师约翰·巴普蒂斯特巴赫，这位律师给贝多芬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建议。贝多芬仍希望重新夺回单独监护权，但贝尔那德通过谈话簿转达了巴赫律师的忠告：“冯·巴赫先生说，您要独自一个人获得监护权可能行不通，因为用失聪的理由拒绝您是合法的。如果彼德斯是个正直而有见地的人，就不会担心要诡计，尤其是他没有特别的厉害关系。我可以向你保证，迄今为止，彼德斯丝毫没有改变他的信念。他为人高尚，决不会被鸡毛蒜皮的小事所左右。”彼德斯是内厅参事，在罗布科维茨伯爵家担任家庭教师，是当时有口皆碑的优秀教育家，因此贝尔那德把他推荐给贝多芬做共同监护人。

彼德斯同意担任共同监护人，在贝尔那德的陪同下他来到贝多芬家与他见面。他安慰贝多芬说：“只要稍微花点精力就能对付市参议院的老爷们。这位母亲纯粹是在胡闹，必